

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

鸣凤记

郝飞 编著



鸣凤记

郝 飞 编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京新登字 1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鸣凤记 / 郝飞编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1994
(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/ 丁克实, 安葵主
编)

ISBN 7-5011-2765-4

I. 鸣… II. 郝… III. 故事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4052 号

鸣 凤 记

郝 飞 编著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.375 印张 插页 2 张 60000 字

1995 年 4 月第一版 1995 年 4 月湖北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-5011-2765-4 / I·125 定价: 8.80 元

前 言

说起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，我们一定可以想起很多门类。但是在群众中具有最深根基和最广泛影响的当属戏曲。它在12世纪前后，综合了诗歌、音乐、舞蹈、杂技、曲艺等多种艺术成分，形成“以歌舞演故事”的戏曲艺术，随之在剧本创作方面出现了第一个高峰——元杂剧。在近千年的历史演变中，虽然经过多次剧本体制和声腔剧种的兴替，但做为戏曲的整体却一直绵延不衰。元杂剧之后，明清传奇的创作又出现了群星璀璨的局面。元明清各代的剧作家关汉卿、王实甫、汤显祖、李玉、洪升、孔尚任等，为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。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艺术遗产。数百年来，各时代的剧作家、艺术家不断改编演出这些作品，《窦娥冤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拜月记》、《琵琶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桃花扇》等，一直流传在戏曲舞台上，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。

这些作品通过优美动人的故事塑造了各色古代人物的形象，其中有许多是具有跨越历史的涵盖力的艺术典型。做为剧作，它们为后人提供了范本和改编演出的基

础；做为文学作品，它们是有价值的读物。这些作品描绘了生动复杂的古代生活图画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和社会，作品的诗情画意和精美的文学语言，可以给我们审美享受，古人的许多优秀品质以及善与恶、美与丑、正与邪的冲突，对今天的读者仍不乏教育和启迪意义。

但是，由于剧作多用文言，以及种种社会历史原因，今天一般青年读者对这些作品却比较生疏，或者读原作有困难，甚至有的人不知道我国还有这样一笔文化艺术遗产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憾事。

为了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，让遗产放出新的光辉，我们编辑了这套传奇故事丛书。

我们的做法是，用现代的语言对古典剧作进行改编，以适应当代青年读者阅读。

适应不是迎合。首先在内容上，需要对原作进行改编，将戏剧冲突变成小说的冲突。唯独这一改变最难。往往有一些情节或人物，在戏剧中没出现，而在小说中不出现就不行。有些戏剧中的人物，在一定场次里是主角，而将他改变成小说，这个场次（情节）和人物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。这就需要改编的作者们做些去粗取精的工作，并且择出合我所用的材料。

其次在写作上，从语言到结构，戏剧与小说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，划不开这方面的区别，就等于分不清他们各自的姓氏和家族，做起事来是要乱套的。这也是改编中要做重点考虑的问题。

再次就是思想观点的问题。本丛书选取的一些古代

作家的作品，大多体现了那个历史时代的先进思想，但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和作家本人的历史局限。有的作者在创作的当时，世界观就充满了矛盾。因此，从今天的高度看，不少作品是精华和糟粕混杂在一起的。今天应该怎样改编，对原作可以“改造”到什么程度？编著者们曾在一起进行过讨论。他们认为，这种改编，必须是一种再创造，它体现的是今天的作者对这些古典名著的新理解，必定给新改编注入新的血液。

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《新编》的作法是一种新的尝试，在创作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。今从完成的书稿看，各篇的风格是不同的，因而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各异。但是，我们总的希望，第一，它能成为满足广大读者需要的好的精神食粮；第二，它能成为读者进一步了解民族文学遗产的一个阶梯；第三，它能成为广大读者共同的财富，并因此而关心它，提高它，帮助它和保护它，使它得到丰富的营养而茁壮成长；这也将推动古典戏曲名著的研究工作深入地开展。

这里所选的18部戏曲原著，仅作为“新编”的第一批选题，它们都在文学史上和戏剧史上有较大的影响，但它们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如果读者欢迎它们，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、三批……

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从事戏曲创作、研究和编辑工作的，他们中间有在剧坛耕耘多年的老戏剧家，有正处盛年的中年戏剧工作者，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。他们在本职工作之余，不辞辛苦地完成了这套丛书的写作。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！当然，由于我们的工

作也是一种新的尝试，具体地说，是把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变成小说艺术形式，就像一个孟浪汉走进生疏的天地，在各位专家面前常常感到忐忑不安，自知在尝试过程中一定会有许多不妥之处，恳切希望学者、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1994年9月



编者简介

郝飞本名陶学辉,1930年生于江西省南昌市,现为江西省艺术研究所离休干部,一级编剧。主要作品有弋阳腔《邯郸梦记》等。

内容简介

本书以著名传奇剧本《鸣凤记》的故事为素材,以明代中期宰相夏言等与严嵩进行的斗争为线索,揭露了一段历史时期官僚集团内部的真相。

楔 子

公元一五六五年，大明王朝嘉靖四十四年仲春的某天，太仓县令忽然接到本地乡宦王世员的一封简帖，请他去吃酒看戏，并且写明演的是新编的传奇，剧名叫做《鸣凤记》。

太仓州属苏州府管辖，太仓县是州治，原是个小小的荒村。因为海运和漕运的发展，几十年间便成为一个繁荣的滨海城市。国内、外商贾云集，当时甚至有“天下第一码头”之称。由于经济繁荣，戏剧班社也就十分活跃，更何况邻近昆山，正是著名的“昆腔”发源和流行之地，所以，不但平时每天在歌台舞榭中到处都有演出，特别是到每年四、五月间，太仓街上都要搭起一溜高台，邀请许多戏剧班社前来演出。真是笙歌彻地、人山人海的日夜狂欢，还有那些官僚、地主、巨富、豪商每逢集会饮宴也必定离不开要戏班演唱助兴。更有人还不惜花费巨资，买些聪明俊秀的少年，重金聘请著名的梨园教习，组成自己私人的“家班”，不但学演流行的剧目，而且还常常自编剧本、自度新曲，互相邀请观摩、争强赌胜。风气所及，致使士、农、工、商，男、女、

老、少几乎人人肚里都熟知几十本戏文，都能张口唱几支曲子，“戏迷”何止千千万万之多。这位太仓县令也正是个特大的“戏迷”。他尤其喜欢到那些士绅富户家里去看“家班”演出。因为那些主人都有的是钱，不但蓄养的伶人色艺俱佳，服饰行头也都十分华丽讲究，再加上极为丰盛精美的肴馔，所以他向来是每请必到。可是今天他拿着王世员的请帖，却不免心里着实有点踌躇……

原来这位王世员可决非等闲之辈，此人字之美，号凤洲，家里是本地的望族。自幼便博学多才，十九岁即高中了进士。不但文章写得好，诗、词、歌、赋也无一不精，就连编写传奇剧本也算得高手。成为一时文坛上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，官也做到了正五品的“郎中”之职。他父亲王忬也是进士出身，曾经官居兵部左侍郎、总督蓟、辽、保定军务，也算得权势显赫。不料五年前却因指挥对鞑靼的战事失利，皇上大怒，将他逮捕下狱，尽管王世员到处奔走求救，终究是回天无力，王忬竟被斩首西市。王世员只得奉了父亲的尸首回太仓安葬，在家“居丧守制”。据说王忬在狱中时，王世员曾多次向“内阁首辅”大学士严嵩求助，这位严阁老当面满口答应帮忙，可是背地里却反而在皇上面前说了不少坏话，才使得王忬最终落了个“奉旨斩首”的结局。王世员自然不敢责怪皇上，便把满腔刻骨的仇怨全倾注在严嵩头上，痛骂他是欺君误国的奸相……可是这位严嵩老儿又岂是好惹的么？！此人当了廿多年的实权宰相，由于他惯能揣摩皇上的心意，故而深受皇上的信任。尽管他卖官鬻爵、贪赃枉法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无所不

为，但是谁也扳他不动。先后有许多人都曾经给皇帝上本参劾他，包括有八位颇有名气的人物在内，可是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，轻者丢官降职，重的甚至坐牢杀头，就连当时身为“内阁首辅”，职位还在严嵩之上的夏言和统率大军的“三边总制”曾铣，也因为和严嵩作对而被皇上杀了。而严嵩倒越是朝野一片咒骂越是步步高升，官封到了正一品的“少师兼吏部尚书，华盖殿大学士”，取代了政敌夏言而独霸“内阁”。虽则三年前因为儿子严世蕃闹得委实太不象话了，被监察御史邹应龙乘机参了一本，定罪流放到番州去充军，连累八十三岁的严嵩也奉旨解职退休，回了老家江西，可是皇上事后还老念着他的功劳，好象挺有点后悔似的。听说有一回就对继任首辅的徐阶交代过，谁要再说严嵩什么，就要把他连邹应龙一齐斩首！严嵩回到南昌后，又给皇上上请安的本章，还报告了自己在家的生活情况，又写了替皇上祭神祈福的“春词”。皇上还复旨表示赞许，回赐了银子和缎匹给他呢。而且听说严世蕃根本就没到番州去服役，仍然坐在家里。父子俩天天算计。“龙心”难测哪，说不定那天皇上又让那老头重返京城，官复原职呢？……由于这些内情，促使县令反而对王世员抱着既不得罪，也不结交的态度。因为如果得罪了这位“文坛领袖”，生怕被他鼓动一班文人名士来个“口诛笔伐”，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；而结交这位乡宦吧，万一将来严嵩复起呢？那可是个心黑手辣的家伙！可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呀。

可是王世员的“家班”在当地又确是大有名气，堪称数一数二。不但角色齐整，特别是其中的一生一旦更是

色艺双绝，这位“戏迷县令”早就想一饱眼福了，苦于总是没有适当的机会，今日难得他竟然下帖招请。这本《鸣凤记》虽不知是什么故事？但王世贞这个大才子编的戏想必一定是十分精彩，再若错过未免太可惜了。便忍不住向下帖的家人问道：

“今天贵府唱戏，是有什么喜庆事吗？”

“回老爷的话，敝上说今天是新排的戏文初次演出，命家人特意来专请老爷光临指教的。”这个下帖的家人垂着手恭恭敬敬的回答。

“啊?!”太仓令倒颇有点受宠若惊了。王世贞平常十分傲气。虽则现在在家罢职闲居，可毕竟做过正五品的职位，无论是名气还是官职都比自己高，今天竟然特意请自己去鉴赏新作，分明是个很大的面子，如果拒绝不去，岂不大大的得罪人了。况且吃酒看戏原是官场中的应酬常事，又不是议论朝政；再说太仓和江西远隔千里，就这么一回，也未必严嵩就会知道，当下便对下帖的家人说：

“回禀你家老爷，就说多谢盛情相邀，本县随后便到。”

等下帖人去后，县令便吩咐贴身的跟班多备几个赏封，准备给伶人放赏。然后坐着轿子，穿街过巷，一会儿便到了王府大门口。

王家原是世代官宦，府第自然造得高大宏丽，县令平时从未来登门拜访过，但有时也曾坐在轿里从门口经过。虽则王家的三年守孝期已经满了，但究因王忬是犯罪斩首的，所以两扇包着铜钉的黑漆大门总是紧紧关

着，自不免觉得门庭冷落，有些萧瑟之气；可是今天却似乎大不相同了，不但是府门大开，而且悬灯结彩，两边站着四个衣帽光鲜的家人，眉宇间似乎还颇有点喜气洋洋的样子，县令不禁暗想：“刚才下帖的人已经说了只是专程请我看戏呀，难道这些排场竟是特为欢迎我这个父母官么？”这么一想就越发高兴起来，这时已经落轿，跟班的一掀轿帘，县令便跨下轿来，门口的家人一见便立即飞奔进去通报。只见王世员穿着一套色彩鲜艳的崭新袍褂，满面春风的迎了出来，一面拱手行礼，一面笑嘻嘻的说：

“老父台果然光降，真是蓬荜生辉了。”

“不敢不敢。”县令急忙一面还礼，一面回答：“蒙老先生相召、领教佳作，真是大快生平，学生先行叩谢了。”

一番客气之后，王世员便将县令让进府门，一边走一边说：

“舍下原有个荒园，虽然也略有些花木，却难供老父台请赏。不料前日那几十株牡丹竟然同时盛开，倒像是专为来贺喜迎宾似的，此花既解人意，似乎也不好辜负了它，因而今日便在园中设下薄酌，请老父台赏花看戏如何？”

“对名花、赏新曲，不愧名士风流，才子本色，再妙不过了。”县令连忙回答说，他忽然觉得自己也算是进入了名士才子之列，便极其风雅地笑了几声。

两人一边说话，一面经过花厅，顺着一条长廊，走进了花园。只见山石玲珑，曲水回环，花木扶疏，亭台

掩映，建造得十分精巧，渡过石桥、穿过一片桃林，只见花圃中几十株牡丹，姹紫嫣红，灿若云霞；果然开得十分艳丽。傍着花圃有一座小楼，匾额象是新换上去的，题着“丹凤齐鸣”四个大字，笔飞墨舞。正是王世员自己的手笔。县令立即注目观赏了一番。

“这牡丹花衬着老先生的墨宝，交相辉映，几乎令人疑是人间仙境，只怕学生还未饮醇醪就先要醉倒了。”县令以一种内行的语气把花和字都称赞了一番。

“不敢当，老父台谬奖了。”王世员一边谦让，一边把县令引上了楼。只见东面的窗棂格扇已全部卸下，竟是在临街的墙外搭起了一座高高的戏台，伶人们正在上面涂脂抹粉，调丝弄管，准备演出，台下则已经挤满了看戏的土民百姓，万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

“老先生竟是与民同乐呢。”县令指着墙外笑着说。这时，先到的客人们都纷纷起身与县令见礼，大都是本地的一些文士名流、骚人墨客。王世员请县令坐了首席，随即摆上酒菜，自是十分精美。酒过三巡，县令兴致倍增，便开口问道：

“今日的新作出自老先生之手，名家杰构，精妙自是不消说了，只不知演的是哪朝哪代的故事呢？”

“其人其事总是老父台极熟极知的，少时一看便明白了。只怕拙作不入老父台的法眼哩。”

“岂敢岂敢，经老先生这么一说，越发叫学生意想心悬了，这正是传奇家技，勾魂摄魄的妙着呢。”

众人听说一齐笑了起来，内中有一位客人接着说：

“久仰老父台熟谙曲中三昧，今日一听此话，果然

是当场高手，名下无虚了。”

县令一听越发高兴，自觉又添了几分风雅，禁不住侃侃而谈的大发起议论来：

“象学生这样不过略识皮毛，岂敢谬称当场二字，只是平生最佩服国初的菜根道人永嘉高老先生，他那《琵琶记》开场第一支“水调歌头”便说得好：‘不关风化体，纵好也结然’，这传奇虽是小技，却也关系着世道人心呢，总要教忠教孝，惩奸惩恶，即便是美人香草，也无非忠臣义士的兴比，这才不失我辈读书人匡时济世，致君尧舜的本色哩。”

话刚说完，王世员便鼓掌称赞说：

“老父台的高论正与治弟不谋而合，今日这本《鸣凤记》便正演的是褒忠斥奸的故事了。”

县令一听更加得意，忙说：“果不出学生所料，今日必定要仔细领教的了！”

这时掌班的上来禀称诸事俱已齐备，王世员便吩咐开锣唱戏。只听得一阵锣鼓铿锵，这县令竟是看戏的行家，知道是开台的“天官赐福”，这“天官赐福”俗称“跳加官”，由各行角色冠带登场亮相，不断更换手中捧着的布轴，上面写着诸如“天官赐福”、“一品当朝”、“指日高升”、“国泰民安”等等吉祥话，向主人和看客表示祝贺之意，原是正戏开演之前的惯例，可是今天的“跳加官”却与往常不大相同，只见那个“天官”踩着锣鼓点走到台当中，展开手中捧着的布轴，上面写的竟是“丹凤齐鸣”四个字；接着从左边出来一个人，手捧写着“忠义千秋”四个字的布轴，后边跟着十个角色，一望而知都是些

“忠臣义士”，齐在台口亮相站定；右边也出来一个人，手捧写着“奸佞遗臭”四个字的布轴，后边也跟着一群罪衣罪裙的“奸佞小人”，一溜在台上跪下。县令从未见过这种新编的“跳加官”，立即大声赞好，又回过头来对跟班说了声：

“看赏！”

那位跟班的管家应声跨步上前，对着戏台高声喝道：

“本县太爷有赏！”说着便举手将两个红色的“赏封”向台上扔去。只听得满台一片钱响，立即使台上台下的气氛显得分外热闹活跃起来。王世员不免也欠身称谢，县令自然更是左顾右盼，愈加得意。

这个别开生面的“跳加官”演过之后，正戏《鸣凤记》便接着开演了。首先是付末登场报台，概述全剧的大意，只听他口中分明说的是：

“……严嵩专政，误国更欺君。父子盗权济恶，招朋党浊乱朝廷……诛之恶莠夷党羽，四海贺升平”。

县令一听立即脸色大变。刚才的那股兴头立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只觉得墙里墙外，台上台下似乎都众目睽睽地盯着自己在看这出辱骂严嵩的戏。他万万想不到王世员竟给自己来了这么一手。象这样大锣大鼓的当众演唱，将来严嵩还能不知道吗？！能善罢干休吗？！自己可是一县之主呀，竟然和王世员坐在一起看这种戏，就是有一百张口也分辩不清呀，这王世员简直是存心坑害、拉人下水呀！当下又急又怕，心想赶紧逃回家去，无奈两脚发软，浑身颤抖，双眼金星乱冒，竟起动不